

《安腔八音》与《戚林八音》 声母系统比较研究

杨碧珠

—

陈登昆(1882—1953年)与其师陆尚淋(生卒年月不详)合著的《安腔八音》(手抄本),成书于民国四年。陈登昆、陆尚淋两位先生都是福建福安人。1953年,该韵书由陈祖蔚(陈登昆的孙子)抄写成七册,珍藏在福安县图书馆。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是福建师大图书馆古籍库收藏的1981年10月根据陈祖蔚先生抄本的复印本七卷。该韵书声母分为十七类,代表字为:柳边求气低波他争(书中有的用同音字“曾”)时日莺蒙语出熏如无。韵类分为四十七类,其代表字为:春花香掀秋山三坑开嘉宾欢歌须於金杯孤灯砧牵光川辉烧银恭缸根俐东效戈西鸡茄声崔初天添迦歪厅煎钩。声调分为8类,平上去入各分阴阳两类,上声阴阳两类相同,实际只有七个声调。体例是以韵统声,以声配韵。《安腔八音》反映的是清末民国初福安方言语音系统。

《戚林八音》是由清代的晋安于乾隆十四年(即1749年)将明代假名于戚继光所著的《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与林碧山的《珠玉同声》合刻而成的。《戚林八音》每页上半截为戚书,下半截为林书,相互对照,但都大同小异。《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分韵母为36类,以一首诗的36字作为韵目,即“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郊,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后又注“内金同宾,梅同杯,遮同奇,实只三十三字母”。声母分为15类,也用一首诗表示:“柳边求气低,波他曾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此诗前三句15字即代表15声母。《珠玉同声》分韵为35类,将戚书的金、宾两韵合并,奇、遮两韵合并,梅、杯两韵合并,将开韵分为栽、瓠两韵,又新增一个“亻不”韵。声母仍是15类,作者尽量采用声母同是“求”母的字作为韵目,将声母诗改为:“柳边求美女,波面鸟亦之。雅音风出语,声授悉皆知。”其中“面”同“美”;“雅”同“鸟”;“音”同“亦”;“语”同“鸟”、“同”雅”;“知”同“声”。《戚林八音》声调分为8类,平上去入各以清浊分为上下两类,而实际只有7个声调,因为上声的上下两类相同。《戚林八音》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福州方言语音系统。

二

《安腔八音》的声母系统与《戚林八音》的声母系统相比,大部分是相同的,所用的代表字也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安腔八音》比《戚林八音》多出“如、无”两个声母。下面先讨论两部韵书共

同的 15 个声母。具体如下表：

类别	《安腔八音》	《戚林八音》	例字	类别	《安腔八音》	《戚林八音》	例字
唇音	边母[p]	边母[p]	腹班摆把宾	齿音	争(曾)母[ts]	曾(争)[ts]	俊辛周扎灾
	波母[p']	波母[p']	喷盼帕判波		出母[ts']	出母[ts']	春昌秋灿采
	蒙母[m]	蒙母[m]	梦谬慢埋马		时母[s]	时母[s]	询相收山腮
	低母[t]	低母[t]	敦张丢单带	牙音	求母[k]	求母[k]	君姜究干皆
舌音	他母[t']	他母[t']	秃畅抽叹筛	牙音	气母[k']	气母[k']	空腔丘刊开
	日母[n]	日母[n]	闰娘难耐那		语母[ŋ]	语母[ŋ]	仰牛眼碍牙
	柳母[l]	柳母[l]	伦良留辣来	喉音	熏母[x]	非母[x]	分香休汉海
					莺母[o]	莺母[o]	温忧安哀应

据考察《安腔八音》边、波、蒙、低、他、日、柳、曾、出、时、求、气、语、熏、莺”母字 85% 以上分别与《戚林八音》边、波、蒙、低、他、日、柳、曾、出、时、求、气、语、非、莺”母字相同，声类代表字也基本相同，只有《戚林八音》非”母《安腔八音》改用“熏”母。这是因为《安腔八音》所反映的福安话与《戚林八音》所反映的福州话同属闽东方言，两种方言在声母方面差别较小。

但是《安腔八音》反映的是清末民国初闽东北片方言福安语，而《戚林八音》反映的是明末清初闽东南片方言福州话，因此《安腔八音》又根据当时福安话语音特点，将《戚林八音》声母作了一些调整。如《戚林八音》的波母字“滂、簿”、“匪、覆”到了《安腔八音》中分别变成“边”母 [p] 和“熏”母 [x]，《戚林八音》的“低”母字“绸、叠”在《安腔八音》中变成了“他”母 [t']，《戚林八音》的“时”母字“习”、“鲜、斜”、“晒”在《安腔八音》中分别变成了“争”母 [ts]、“出”母 [ts'] 和“波”母 [p']；《戚林八音》的“出”母字“舒、悄”、“愁”在《安腔八音》中分别变成了“时”母 [s]、“低”母 [t]。《戚林八音》的“求”母字“级、介”在《安腔八音》中变成了“语”母 [ŋ]。而“滂、簿”、“匪、覆”、“绸、叠”、“习”、“鲜、斜”、“晒”、“舒、悄”、“愁”、“级、介”在现代福安方言里分别读为 [p]、[x]、[t']、[ts]、[ts']、[p']、[s]、[t]、[ŋ]。可见《安腔八音》与当时福安语言相符。

三

《安腔八音》与《戚林八音》声母系统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安腔八音》比《戚林八音》多出“如、无”两个声母。据考察《安腔八音》的“如、无”两母字 90% 以上来源于《戚林八音》的莺母字。

(一)《安腔八音》“如”母字来源。《安腔八音》“如”母字大部分来源于《戚林八音》莺母。具体如下：莺母香韵：央鸯养约阳洋扬乍容样恙漾若弱殃泱快炆杨佯壤穰渊然燃焉谒沿缘鸢铅延蜒涎悦鄢。莺母天韵：嫣燕偃咽烟胭宴院衍演淹厌冉苒贻晔焮炎叶掩焰艳。莺母秋韵：由油尤犹柔游邮又右佑有揉揉宥囿攸悠疣迨扰有友诱酉莠。莺母须韵：如儒孺孺茹俞榆瑜逾与欤舆谥予余馀喻谕预誉豫裕痼愈。莺母宾韵：仁人任霁仞恹荣荏捻挹映。莺母银韵：勇涌踊忍欲容榕乍容蓉庸佣戎绒茸用浴辱辱育鬻。莺母桥韵：锐芮约曳裔拽。莺母烧韵：么夭妖腰邀遥瑶瑶姚耀。莺母光韵：圆贺椽。莺母奇韵：野冶也夜也耶。莺母鸡韵：噎爷移继。莺母之韵：尔而。

此外，《安腔八音》如“母”字还有个别来源于《戚林八音》其他声母。如《安腔八音》如“母”“掀”韵的“巡”来源于《戚林八音》的“时”母“春”韵，《安腔八音》如“母”“须”韵的“懦”来源于《戚林八音》的“日”母“歌”韵。

(二)《安腔八音》无“母”字来源。《安腔八音》无“母”字大部分来源于《戚林八音》莺母。具体如下：莺母春韵：文纹蚊问闻韵运紊汶。莺母花韵：蛙娃哇划划。莺母欢韵：弯湾晚挽宛碗腕万换袂莞。莺母辉韵：为违围苇炜为韦桅帷。莺母杯韵：煨贿卫秽。莺母孤韵：无巫毋诬务雾鹭武鸩侮舞抚。莺母光韵：枉网罔惘往王黄亡忘旺望鸳远怨丸员。圆猿媛援越粤曰晕妄完垣爰。莺母过韵：芋媪孟。莺母宾韵：荣莹营嵘咏萦茱永。莺母歪韵：歪。

此外，《安腔八音》无“母”也有个别字来自《戚林八音》其他声母。如《安腔八音》无“母”“花”韵的“瓦”和“夸、跨”分别来自《戚林八音》的“语”母“花”韵和“气”母“花”韵，《安腔八音》无“母”“杯”韵的“慧”和“唯”分别来自《戚林八音》的“时”母“辉”韵和“蒙”母“之”韵。

可见，《安腔八音》声母系统是在《戚林八音》声母系统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福安话语音特点，将《戚林八音》的声母“莺”母作些调整。其中，一部分仍为“莺”母，另一部分变为“如”母和“无”母。

四

《安腔八音》比《戚林八音》多出“如”母[j]和“无”母[w]，可能是受吴语影响的结果。

首先，从历史上看，闽语与吴语，特别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吴语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先秦时代，从江苏、浙江至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聚居着一个总称为“百越”的部族群。在江苏的称为扬越，在浙江的称为甌越，在福建的称为闽越，在广东的称为南越等。《汉书·地理志》注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春秋时代，在江苏和浙江地区，曾建立过两个强大的诸侯国，一个是吴国，一个是越国。吴、越的语言合称为“吴越语”，也就是后代所称的吴语。福建的闽族履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战国时，归属越国统治。闽越人本来所操的语言，都是少数民族语言（可能与瑶语及苗族比较接近），它与北部的扬越、甌越不论在种族或语言上都很相似。越国建国时，加强对闽越的统治，不断有越人进入福建，吴越语也不断传入闽地。因此，在战国以前，闽人可能已经接受了吴越语相当重大的影响。到了秦始皇灭亡六国的时候，秦将王翦等人平定了会稽郡。公元前221年，秦军征服了东甌（在浙江南部）福建一带，在这些地区设置了闽中郡。此后，越地人民又进一步向南迁移，致使吴越语在福建广为传播。在汉朝时，闽越曾被封为王国，且闽越和东甌的王族，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史记·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甌，世俗号为东甌王。”浙江温州一带就是东甌的封地。由此可知，闽族的民族及语言跟吴越本就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吴语与闽语关系密切。吴闽一衣带水，吴语，尤其是温州等地的浙南吴语与闽语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语言地图集》B9 吴语图的文字说明有非常简单明了的介绍。归纳起来，最重要的有三条：（1）闽语把“人”说作“侬”；（2）闽语远指多说作“许”；（3）吴语龙衢小片跟闽语相同点更多。现代的闽方言词，不单在基本词汇方面与吴语相同或相近，而且在某些特殊用语上也相同或相近，如扬雄《方言》中谈到吴越方言词“泡（盛）”“抱（伏鸡曰抱）”“（藏）”等，都与闽语相同。施文涛《宁波方言本字考》一文（载《方言》1979年第3期）中考出的古吴方言词，绝

大多数也与闽方言相同,这些都可以证明闽方言与吴方言关系的密切。

再次,从福安话“如、无”两母字的读音与温州话比较看,《安腔八音》比《戚林八音》多出“如、无”两母,可能是受吴语影响的结果。因为福安地处闽东北部,与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相距较近。《安腔八音》“如”母字在现代福安方言中大部分读[j]声母,吴语也都有[j]声母。《安腔八音》“无”母字“弱夜叶悦移辱褥育欲浴扰遥姚耀药尤邮犹由油游有友又右诱然燃炎延沿演艳员圆缘洋杨扬阳恙样用”等,吴语温州话也读[j],声母完全相同。《安腔八音》“无”母字在现代福安方言中大部分读[w]声母。《安腔八音》“无”母字“划无舞武务孟慧桅为唯违围苇卫为换文纹闻”等,温州话读为[v]。[w]与[v]发音部位相近,因此,《安腔八音》所反映的福安话,可能受吴语特别是浙江南部温州地区吴语的影响;“无”母字发音部位发生变化,即由唇齿音[v]变为双唇音[w]。

综上所述,《安腔八音》比《戚林八音》多出“如、无”两个声母,也许是受吴语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古闽语的保留或其他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福建莆田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王平文

参考文献:

- 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研究室编《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版。
- 2、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上接第56页)比较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图书馆学史的发展规律,努力深化研究东西方图书馆学史。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历史系)

责任编辑:王平文

注释:

- ①钟守真、倪波《比较图书馆学导论》,《津图学刊》,1986年第3期。
- ②吴仲强《中国图书馆学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
- ③袁咏秋、李家乔《外国图书馆学名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④(日)小野泰博《图书和图书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⑤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湖北高校图工委,1986年。
- ⑥⑦《隋书·牛弘列传》。
- ⑧(美)谢拉《图书馆学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 ⑨程焕文《略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形成时期的几个问题》,《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年。
- ⑩⑪《隋书·经籍志序》。
- ⑫《新唐书·艺文志》。